

清

河

集

清河集卷五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憲軍節
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諡忠定曾祖妣貝氏齊魏
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憲宗理宗太師中書令大父彌
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家居十七年以資政
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諡忠宣
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
父諱賓之朝請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
通奉大夫妣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葉氏俱贈碩人處州
姓袁氏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大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
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贈
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事初敷

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真太師婚嫁必當吾門敷文
病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屬公子某嚴州起
謝吉日納幣既七日敷文卒夫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
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夫人嬪於袁夫人諱棣卿字
景華幼簡靜有威儀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彊之食
不食未葬不少離殯次服除嘗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
至別之外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於
廟夫人禮相祀事低首偃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
焉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者夫
人牖屏閒窺或非清謹士卽掩衾就睡明日徐曰先丞
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爲之謝絕中表俱貴家務相扇
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遵禮則歲丙寅某月某日以疾
卒於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是歲冬十一月葬於鄞縣
通遠鄉建輿之原以宋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

有三年處州卒別葬於桃源鄉慈溪奧之原相望十里
外處州諱洪字某清粹雅博爲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
郎通判建康府事歸聖朝同知邵武温州處州三路總
管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柄翰林
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
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尙書余天任之
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
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璋早世瓘琬女四長適同知餘
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
袁氏兒及見袁氏兒女嫁娶終於袁氏處州葬之於夫
人塋外翰林博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
清修可尙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柄生七
日先夫人沒先夫人沒由柄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
何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泯永

遠或可以蓋棺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讀其所書
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爲夫翰林爲子可謂無憾
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歸咎其銘曰

相彼里仁有樂維鄞誰其高閎奕世相臣栢臣女孫來
嫁於袁猗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闕右闕聯芳對峙維處
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遵被服閒閒其儀肅
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宮事莫不柔嘉內則無違
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嫩胡靳大年廿一而止昔
祿中兒世業在傳克開厥後有壽而先壽匪自人天奚
咎天生也無憾沒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

堅舉世昭宣

文類五十二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駟過其家中山授余崔助教
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道是不沒

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狀讀之曰先生
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壽八十五以卒嘗爲
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
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致仕先生之學蓋明理爲本篤行爲要最其所至則
文雅安^情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
開化之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
父遷邢著戶版大父資祿妣韓父彥成妣李農焉先生
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生三子
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
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監祖^監叔^監蘭^監孫女二曾孫
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
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葬之日爲己丑其兆在唐山
之陽云夫含光蘊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

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莅銘之也宜辭曰

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於茲面我茅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靈蓮花之聲配其德徵猗嗟後生於考於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文類五十五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氏有二一日衛大夫咺一日拓跋魏魏之元著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於大名之清河譜系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海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諱貢君由將仕佐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徙蘆瀝鹽場同管句諱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矸今將仕郎高郵屯田提

舉曰諱林曰榮曰瑩曰營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繼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迺曰福曰嘉諱天祐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或允諱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傑曰檜諱瑛君娶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行中書省宣使諱賁君娶弭氏生子曰明善以儒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爲中書省知管差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氏生子曰賢曰娶皇父氏生子曰亨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繼娶楊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岵通娶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幹或允娶孫氏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曰揚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興君以下葬於縣城郭西賈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葬新阡去祖塋西南七十五

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弗耀再世而發於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命執事機要蓋懼夫族大日遠昧於鏡考而涸先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行於冥漠之中緝學勵行命不逮者有焉趨下漸邪而幸振顯者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文類五十六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恆陽王其烈烈者歟蘊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修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爲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虜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

人考諱布魯凱雅從回鶻國王歸聖朝官至真定順德
諸路宣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孝懿
妣石抹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曰
希閔正奉大夫靳黃等路宣慰使次卽王王生司徒拜
廉訪使之命願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廉姓王自蚤
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輒掇其要言試諸
行事年十九宿衛世祖王耶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
孟子又問大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恩充四
海上善之嘗呼王廉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爲京兆宣
撫使關中時爲世祖分地西措隴蜀雜以羌戎號爲獷
俗摧強破姦纖弱起植利賴所及無顧忌焉薦大儒許
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所居堂曰止善
公退卽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
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戎車日駕邊需繹騷惟

以養民爲本餉餽亦給有一大駟貸母錢予人徵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子止俾母後遂著爲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卽予錢使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伐宋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上指庭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以官錢購之脫五百人隸憲宗崩於合州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母弟旗指六詔羣蠻耆定師今入宋鄂城卽下天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賢政爲今日神器所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閒劉太平霍魯海復至陝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蜀太平扶才而竅素附阿里勃哥憚王威明糾惑羣情據險致死殆將不利卽命趙良弼假事往覘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阿里勃哥留守至是發河朔民爲兵將

與上爭王旋奏罷所發宗王塔察兒東諸侯之長也上欲好之難其所使王請行旣饗語及渡江王大稱慕上之威德勞烈乃曰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宗王悅從還奏所語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臣書謂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悉如王算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宗戚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居守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願望我有辭矣機會之乘不容髮間上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大寶位建元中統王奏封高麗世子俛爲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郝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上慮關右難作命王宣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魯海聞王當來急傳先入京兆王遲二日至宣卽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渾都海殺所遣使馳召

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花約劉太平霍都海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議王曰今日之事吾請任之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遣萬戶劉黑馬等掩捕劉霍其黨皆衷甲待約捕至鬪而就縛罵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誅密里霍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曰身承密旨君第子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軍四千命八椿將之戒八椿曰君所將烏合未經撫循六盤精兵慎勿輕鬪鳴爾金鼓大張聲勢使之不東吾事濟矣兩軍旣行潛墮完城儲材聚糧爲城守計赦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宥戶諸康衢然後出返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軍專將惟良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埃嚴命上曰書生貴權政謂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失機宜

佩卿金虎符節制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惟良入樁
道其子執二人來獻曰方受六盤重賞及械繫其黨五
十人乾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而不東吾知其無能
爲也悉殺此曹徒攜眾心因其怖死釋罪藉力乃送二
人於京師餘皆縱去面誨入樁之子使曉其父果得此
軍之用八樁振旅躡渾都海軍後阿覽荅兒爲阿里勃
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於甘州朝議欲棄兩川退
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益糧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
後悔爲晚乃不棄兩川進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
覽兵旣合遂東王師前驅不利旣而汪帥入樁軍會諸
侯兵力戰獲阿覽荅兒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
軍退屯便地王上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
甲第一區王時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禁
我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諸販易生口者罪之由是

降者如歸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有老親王使持書與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命玠得書斂守疆界不敢妄動鞏昌帥上鎮戎州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朝入中書參政商挺馳奏略曰秦蜀重鎮非廉相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閬州降將楊大淵反王手書與大淵開誠撫慰大淵感泣軍府乃安瀘州降將劉整囚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王移書管安撫程都統張敘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司供億優厚無他慮也聽程都統子鵬飛歸省於是恩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

子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數
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
自知之卿勿疑懼詔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
振舉綱紀綜覈名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遷轉
法會魏國薨王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嘔血
毀瘠幾至滅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制諸相往起未
至廬所聞其哭聲之哀不忍言而退爲詔奪情至元改
元進榮祿大夫明年行省事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
承制行事東諸侯聳懼聽命其爲民害者登與除之爲
民利者登與興之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薨力請終制
上不聽強起之墨衰卽事自王居憂中書滯事千數上
曰其留希憲決之之大都未及旬浹剖析如流事聞曰
相已得人朕復何憂車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願諸
相嘆曰廉相方爾振理機要天下賴之我輩旣回殆將

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罷天下世
 官諸路歲貢經明行修長於吏治者各一人中貴人傳
 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政此其漸也當中覆之覆奏
 上扶中貴人阿合馬領左右部俄其黨自相攻擊詔中
 書鞫實王窮詰其罪奏杖阿合馬罷其所領上諭王曰
 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
 已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
 等未能以皋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雍熙慙對天顏今
 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對曰忠臣良臣何
 代無之願人主用與不用爾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
 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
 曰知天澤深者無踰陛下粵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
 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
 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

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
府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上曰
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有訟西川
帥欽察罪者上敕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奏上怒
曰尙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帥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
駭速之至此與訟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其
逆能者按問旣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上前讜論
直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爲天子
臣乃爾木強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一
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奏立御史臺諸道
設提刑按察司阿合馬復總財利中沮其事有曰眾務
責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何由集事王曰立
臺察遵古制內察姦宄外糾貪污肅清朝綱訪求民瘼
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所言必使羣邪無法賄賂公

行事乃集邪其語遂塞匿贊馬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被執會詔釋大都囚上還告者復訴上怒召留相詰之王取堂案視無所署補之入對顧堂吏曰脫天威不測豈可幸無已署而免王前對以奉詔上曰詔併釋匿贊馬丁邪王曰不釋匿贊馬丁亦未嘗有詔上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罪王曰陛下以此爲罪第當罷相遂罷至元七年也王杜門養德談經講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一事便民則喜見顏閒一令害人則戚不能寐上嘗問希憲家居何爲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合馬讒曰日與妻帑燕樂耳上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右丞相安童奏王行省河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於朕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上遣御醫三人診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弟求諸阿合馬與之二

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
姦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國王條輦哥
行省鎮遼霫東人有言王疾稍愈上命王往肩輿入辭
朝廷大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上曰昔在先朝卿先事
知幾每慰朕以帝道及鄂睹班師婁述天命朕心不忘
丞相卿實當爲顧自退託爾遼霫戶不數萬政以諸王
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
微燭著塔察兒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當識此意王
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
逮繫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
日持牒告王卽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
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
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待
對一夕拔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

如曰大臣無爲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廷大臣彼無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銜其以馬依元直子他郡他郡馬不入數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譙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壻怒起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王入朝會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綏新附來遠人上夜召王賜

坐曰荆南入我版籍彼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溼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疋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暑行至鎮戢諸軍毋擅離部關城門勿讖往來弛燈火之禁通商販之塗館傳豐潔邸舍相望弭戢止虐掩骼埋胔鬻孥者罪之殺俘者坐之文武效力小大協心材者官之不閒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爲務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谿巖耄倪人與王對瀉瀆水於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俄公安饑發之以振王曰民粗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旦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予

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既不納諸人贊金見者輒獻
所俘男女王卽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
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爲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
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恩播田
楊二氏負固不下遣使納款重慶趙定應堅守恥降遣
使納款王語二使曰歸語爾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
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
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士其仁政爲
何如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
善化監鄉諸城籍編民旨園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
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
奉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母妻子乎驅迫
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關
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曰

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歎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至此王疾日劇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溼熱奈希憲沈疴何上卽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象建祠小者書版贍禮王囊橐蕭然琴書自隨朝於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饎夫日敕供餽王語太常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國家根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常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水惑動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遷都田奏王言上曰希憲大病念亦及此邪南士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於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曰聞卿比得良

醫曰俟痊復王對曰醫特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
 如聖諭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上曰卿從幾
 人對曰惟一弟扶贊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
 御前白金賜王爲兩五千敕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
 白也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
 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
 所必煩親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效力
 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桃酒諭王曰
 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爲公德阿合馬不利而
 止時營繕東宮工郭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
 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
 無所靳我蚤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勾恩幸方爾病
 退願以花求媚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
 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

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羣邪蠱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上嘗語王曰受戒國師因參內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蒙聖訓久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子領之嘗戒子恪恂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皋夔伊傅周召便謂無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臣節乃爲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疾革曰吾疾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志夜大星隕於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越某日葬於宛平之西原訃聞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

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死矣吾復何望上每追思之曰
 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
 朝黃臣孟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孚正議大夫僉遼陽行
 省事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知
 雜造總管府事蠻資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海撒女
 也寬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範有內助焉
 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恂榮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恆資德大夫御史中丞惇
 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三女適參知政事
 劉緯適安撫使李恭適管軍萬戶何德溫成宗皇帝制
 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
 文正兩夫人追封魏國夫人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
 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恆陽王
 仍諡文王兩夫人加封恆陽王夫人皇上既御宸極壹

新庶政由御史中丞相恂平章敬遵家範克奏父勲天子嘉之詔中書曰其命翰林學士明善製恂父恆陽王碑文臣奉詔莊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可謂名言然勲隆帝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大人之事備矣臣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

天祐大君澤降大臣君臣協慶弘濟斯民烈烈世祖如日亭午照臨萬國暉光草土惟恆陽王帝命肅將如雲龍從膏澤滂滂左右聖皇大開明堂四朝益侯奏功效良手援羣溺措之安康手援眾焚濯濯清涼饑食之食寒衣之衣汝無怖啼吾母而依汝或受傷吾爾藥治民曰相公卒相天子毋去廟朝我民是倚遼魯安化齊魯嗟痛天有偏恩我不久公帝軫荆南撫養其堪恩浹威行坐嘯府尊秦蜀士女跂踵引領公昔父我孰我之梗

我父不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考功無成巍乎元宰退
然諸生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范得我心我非范學堯舜
吾君夔契在我時無留闕何施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
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其生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
畢世永歎尙在肖息鏡攷躋攀發其所蘊肆其所難功
名成紀奕葉襲祉帝麻萬年奮有廉氏上爵尊官醕其
前勳孰知帝德配天無極奉詔劉詩千祀昭垂慕者儀
之肆其齊而

文類六十五

清河集卷六

魏國忠懿公神道碑

查佩少監赫赫由宿衛百官天子嘉之侍臣奏曰赫赫
之父易不刺金官至平章政事大父阿里罕官至中書
左丞曾大父札馬刺罕官至大名路達魯花赤□□□
□官□□□□□□□□□□□□贈推忠協公佐理
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忠惠
左丞贈推誠宣力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魏國公諡忠懿達魯花赤贈順節功臣資德大夫
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諡安順母阿木刺□祖
母兀魯阿迷失蒙古乃蠻氏完顏氏并封魏國夫人曾
祖母□□□□氏封魏□夫人□□□□□□赫赫之三
世加爵諡墓神道當有石刻請下詞臣下有闕文曰忠

懿碑可命元明善爲之文臣謹按忠懿公小字刺罕阿

西域□□□人也爲其國望

下有闕文

太祖皇帝佩之

金虎符爲大名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達魯花赤者夏言

□□也惠愛在民丁未歲□□葬焉夫人卒於戊申歲

安順公三子公居其次中統□年□□爲大名路達魯

花赤至元四年改□□路總管府事階朝請大夫九年

改□知太原路總管府□十年遷少中大夫佩□□襄

陽路總管□達魯花赤□□元□□年遷嘉議大

夫寶慶路達魯花赤十五年遷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

使十六年改廣南西道宣慰使二十年改福建道宣慰

使二十四年改河東□西□宣慰使二十五年□□

□□道宣慰使廿七年遷四川行尚書省參知政事不

赴二十九年遷資善大夫江西行中書左丞大德改元

改湖廣行中書省左丞進階資□未任以疾薨實是年

□□也子□□護柩葬襄陽城西萬山之原從民懷也春秋五十有九公娶乃蠻氏□□五年卒再娶完顏氏大名宦族至元十四年□三娶□晁□□曰趙氏□氏□□□忠惠公完顏夫人出也次日烏馬兒朝□大夫監桃源州事趙氏出次日□班□西行臺監察御史□一女子皆□□□□□□□□□□□□公機警疏朗有□□才在大名□□渠漲魏人苦之疏水道嚴隄防□□人受其利在襄陽五年□□新附禁戢兵士通商撫農□饑濟□民□□在寶慶□羌周龍兵起□□□殃不及民討占城討交趾□□皆嘗供億軍興立而集事凡所臨蒞咸有能稱當□□爲名臣云忠惠公爲侍郎爲憲□□官宰相□爲賢□□議大□者必□□忠懿公可稱有子者矣少監甫出二十而孤尚賢樂善禔身正立成其父之不逮其所至止

蓋未可量臣奉敕爲之銘銘曰

漢通西域才不漢用元帝萬國寸才是送不挾詩書亦
歸聖統聖統煌煌卿士俊良士氣以昌帝麻以長維忠
懿公克奮於庸趨事赴功南北西東無倡不隨無引不
從秉我公忠濟之和同而無聲儂安爾髦童官五十年
十有四遷一日其賢罔或怨言反葬吉兆襄陽之塹豐
碑揭豎對峴之前耆舊追靡不涕漣猗羊叔子千古
比肩忠惠又相大業端亮伊國之毗伊民之望宛其
歸善人喪司封敕三世道飾詞臣奉詔爾文與曜
十祀其間由有肖孫拓本 碑在襄陽

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

公姓高氏諱興汝南人其先薊人遠祖青徒蒙城又徙
隨之洪山父祖農隱公慷慨多大節不肯低心鋤耜氣
長出人上蚤歲已稱偉丈夫至元十二年從丞相淮安

忠武王伐宋渡江破瑞昌之烏石堡破張家砦破王家砦陷南陵丞相以公功聞世祖皇帝詔公專將宋將張濡殺我行人嚴忠濟等於獨松關丞相使公報濡再戰斬吳杜李三總管及甲首萬級擒祝亮等四十二人破溧陽錄前最授懷遠大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牌戰銀鑿斬將三甲首級二千陷建平獲知縣事黃君濯破獨松關斬谷總制戰張濡武康擒濡復命十三年我師入宋遣公征南下建德降郡守方回下婺州降郡通守劉甲衢人畔七戰至破溪公孤軍戰敵七萬凡三月退屯建德宣撫使梭都益師進戰蘭溪斬級三千首擒吳總制唐知縣復婺州追擒郡守章煇等十九人戰衢城下斬首五百戰赤山斬吳監軍其軍潰戰陳家山圍二日斬甲首七千級戰江山斬三千首擒五百人僇於衢門獻大將魏福興七人於行省追趙秀王十日夜及於福安

趙秀王陳三萬人水南我師奪橋奮擊斬觀察使李世
達等三千級擒趙秀王與擇小王二裨將二獲印五馬
五百下興化宋參政陳文龍降降制置使印德傅等百
四十八人軍三千水手七千餘人得海舶七十八艘十
四年旋師鎮婺遷鎮國上將軍管軍萬戶佩金虎符俄
加衛婺州招討使閩人叛行省檄公討之公請以忙古
臺爲都帥東陽賊張九強和尚殺我宣慰使陳祐公進
斬賊首千擒張九和尚忙古臺至自揚州平福建漳三
州破敏陽等賊砦十戰賊福成砦屠萬人公留鎮閩宋
故將黃華以四萬人畔公降之宋故將高日新從閩畔
邵武公討降之十五年兼右副都元帥召公入朝從諸
校三百餘人詔高元帥及其從列布伯上布伯亦大將
也侍燕大明殿公奏曰臣部五百人露元袒臂奮刃死
敵勞烈如右乞陛下官之詔曰卿自定其秩頒宣救金

虎符金銀牌鞍馬衣服弓矢各有差公遷輔國上將軍
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鞍轡討降海賊顧招討處州
賊富大王反公戰三十擒富大王等破斬賊無算又平
王南尉賊漳州賊起別將討二年不下詔公福建等處
征蠻右副都元帥賊據高安砦公身攻砦西北中弩矢
五破砦斬渠賊黃總管得首二萬平凡七日賊陳弔眼
聚眾十萬據五十餘砦公進破十五砦陳弔眼隘險公
步與賊角一日賊不支弔眼手殺妻子潛遁獲馬五百
明日弔眼塞千壁嶺拒我公誘弔眼釋兵而語弔眼下
至山半公上與語遽接其手掣下弔眼及擒賊二十四
人俱戮以徇餘黨悉平十九年有詔入朝賜銀五百兩
寶鈔二千五百貫西錦服鞍轡弓矢休所將軍一年廿
年改宣慰浙西道建寧賊黃華反有眾十萬燒信州南
門公統兵戰賊鉛山獲八十人戰賊分水嶺取嘉禾賊

攻建寧急公卷甲趨之會福建之師與賊戰獲賊渠葉都統梁都統等黃華走江山洞公追之赤巖黃華嚴陳慶半日華敗走赴火死擒華二弟及其妻子廿一年改宣慰淮東道廿二年召赴闕敕副雪滴斤征緬公辭曰臣不敢愛死母老子幼無他兼侍願盡母年惟陛下所使上允其誠廿三年遷階奉國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平婺州賊施再十改宣慰浙東道朝廿四年改行中書省爲尚書行省復參政丁太夫人憂廬於汝寧墓側行省請討浙東賊林洪平之又討獲賊柳分司廿七年處州賊詹老鷄三萬温州賊林雄四萬僞立樞密都督府改年刻印公潛由青田險至葉山追及賊賊陳而待戰擒詹老鷄林雄等二百餘賊斬獲不■會徽州賊起討四月不下公進師何秧若擒汪大王等七十餘人斬之軍至寧安召父老諭之曰吾麾吾旗賊良一碎爾民能擒

送賊者賞爾如良民驅去縛七百賊來會賊財物與縣
代民今年夏稅廿八年罷福建省進階驃騎參政行福
建道宣慰使拯荒殘理冤滯安反側撫良愿聞人大和
鈞考省庫隱官錢五十萬貫倉盜糧數萬石諭降漳州
賊歐狗詔公入朝遷金吾左丞行江西省二十九年奏
復立福建省改資德大夫福建右丞奏罷福建鹽運
司海船萬戶府鐵冶提舉司瓜哇黥我行人孟琪詔以
公及史弼爲平章帥師討其罪置福建平海行中書省
隸左右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兵七千賜公
玉帶西錦服甲胄弓矢鞍轡大都良田千畝進階榮祿
諭公曹彬不殺降事以三十年正月一日浮海二月十
三日抵瓜哇界史弼將水軍公將步軍期集八節洞王
士卒畢闍耶舉國降遣其相來言葛郎王合只葛當帥
數萬眾奪我要地公救之進軍二道殺數百人賊潰及

西來賊戰至暮賊敗公虞瓜哇葛郎合遂伐其謀合
只葛當陳兵十萬公督戰自旦至午賊退史弼軍繼至
擁賊入水死數萬斬首五千合只葛當乃始降遣使招
旁小國公帥千人深入虞葛郎王次子燒其宮比還史
弼已縱土罕畢闡邪歸國遂畔去誅合只葛當及其子
載二國諸寶及旁四小國臣師還十一月一日獻俘紫
檀殿賜公黃金五十兩罪縱土罕畢闡邪者是役微公
師幾不反成宗登極改福建行省平章賜玉帶號拔都
魯夏言冠軍也大德二年以誣告者入對事白誅誣告
者改江浙平章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皆兼平
章改河南行省平章武宗登極召赴闕廷賜成宗御服
遷銀青榮祿大夫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自至大元年
至是凡廿年制賜世祖御服夫人金紋幣今上賜銀及
袍材皇慶二年九月廿日薨于大梁之路寢計聞詔若

臣抒忠竭力國之寶臣也其令汴省臣加禮以葬某月
日葬祥符之史湖里春秋六十有九延祐三年三月制
贈推忠效順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梁國公諡武定夫人某氏子某某官集賢大學士李
某奉敕命臣明善爲公撰次墓神道碑文臣惟高梁公
始提孤軍爲國出死力百戰以成功名何其壯哉由一
校拜官至丞相贈太師封大國錫上諡國家之於功臣
亦云厚矣建戲桴鼓萬人土靡而官極品壽七十男數
人斯又何邪蓋世祖方夷大患致天下於泰定非假手
雄傑奚有今日之隆而公也有功王室固大有德在民
潛施於不識不知之地者亦多矣雖然公之建立烈烈
若此繼之而起益震益顯者端在諸公子也臣謹獻文

曰

天命聖元帝臨天下太祖辟國勸金滅夏世祖一統乃

屋宋社維此朱孱元戎是禡帝曰丞相汝師渡江凡爾
征夫毋戕我降糾糾梁公孰敢嬰鋒按劔愕睨萬夫失
維如虎如龍騰奮雷風無強不破無堅不攻旣虜元王
丞相還朝羣盜驩跳執戈魚然首鼠林莽乘暗發髑朝
斫千聲暮集萬呶晝棲巖巢夜出民騷凡二十年有伐
斯罄陋彼海邦汗漫天池奉辭伐罪颿進王師兩主就
執孰縱其一旣縱乃畔投兵穴竄載厥妃兒珍怪陸離
歸獻赤墀帝曰噫嘻這厥罪魁汝賞彼咎梁公承聖百
戰百勝勳在宗稷著於國令旣蕃旣宣樞機是權端揆
之垣致理平平爵以功遷人由正賢多壽而安多子而
官歸完路寢而德不寫天實相之相夫人者史湖有石
勒此詩雅維範維垂流輝朝野武子之承文孫之繩奕
世重昇何可紀齡文類六十五

棠城合董府君神道碑

堯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佐命
勳復與金人戰死豕子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忠獻
公輔世祖皇帝平六詔闢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爲國元
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壽國
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弟俄上命忠
獻令鄉縣大治號爲神君數年去從世祖軍久之上
復以君嗣令寶佩黃金符蓋蹈前蹟益勵清敏乃求政
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剝削民者振德孤弱勸率耕
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漏官者未祿苞苴一絕豪不得
曲法於貨訟罔不平民自以不訟乃修孔子廟廣黌舍
招名儒躬行舍菜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脈吏
明法律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土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
俗厚而人能里巷肅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迨今
堯城人或譙爲縣者輒曰汝吾董君邪君諱文直字彥

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及季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食者餘百口待繭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勤昭儉始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所來微不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沈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煊赫已獨病然不見諸辭色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葬於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棗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卒多君壽一年合葬子男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多其最者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爲元帥

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閔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
果大捷策勳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改淮東屯田軍萬戶
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軍女適同知眞州路總管府
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屯田萬戶曾孫男鈞釗昔者君
之哀聞於忠獻忠獻方留鎮宋都哭之慟左右曰公慟
傷奈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
口於弟弟勞苦三二十年吾無內顧今而後永負之矣
復大哭夫一門四世若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
耀天下世之談者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
君範家類柳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己類吳處默若君
者國家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
之待表於信辭也雖然蘊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子將
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蓋大者哉明善於
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

抑抑董君憲憲令人巍巍閑閑赫赫父舅佩黃金符來
吏鄉縣民亦有謠來適我願非鑑而明匪冰而清民斯
懷之播遠頌聲於戲君子胡器之盈而敦而鍾清廟是
承大廈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朱戶輝里高牙虎節
鑾和至止惟舅弟之榮惟章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歎
嗟慨彼厚壤九門北原下有九泉孰急斯賢慨彼皇天
羽者翬聯瑞若皇鸞孰斯高騫人貴乎德德大人大大
而弗達德也奚害銘以揭隱昭示來代尚萬斯年無泐
攸載文類六十五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嗣子
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陸字遜志本皇朝嘉議大
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璧之仲子信公
二子蚤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告而使之後皇慶二

年青龍癸丑春代天子祀淮濟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
六月二十有五日至贛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
一月有以聞至京師者其友⑤德真人吳全節翰林侍
講學士元明善哭之曰審邪傳者妄邪曰或審矣君雅
病熱不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月厯嶺海閒審矣雖然
君生也無慊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於墓石者我與子
知之子當秉筆又再月孤富果走人奉狀託⑤德問銘
於明善烏乎審矣忍銘子亡友邪是良友可不與銘邪
狀曰文氏自成都遷廬陵七世祖炳然居郡之永和六
世祖正中居富川五世祖利民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
儀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
公囚中與君書曰吾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真足後
者公喪歸君廬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破失夫人歐
陽氏後有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於二

母生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徵
敢憚遠行行不母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章康里
文貞公道德威望蓋一代士得接納者爲榮甚延君至
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年死國之昭昭
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之客右謂君曰子賢乃公
良願見子吾請見子於朝君對曰得母歸養恩寬天地
仕非志也眾咸曰臣者有其父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
美哉乎文氏旣歸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合禮今上才
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敕江西省臣禮遣
乘傳入朝見光天宮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其畧曰臣
陛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
違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冊方冊之要
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望陛下采其所載資輔聖祖
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祕書命

中書頒制子今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尚書帝者寶
範臣軌粲然譯爲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
以命汝集賢學士某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
京師孔子廟碑增國子員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贊之
君取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卽富
也次曰實曰宏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鑑餘在室
富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禮也銘曰

肅穆爾門道諧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邪果人天
孰疏親哲而其頌莊而謙謙敦本以廉不來忌嫌翼翼
子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
則彼不達人小中闕瞰嘗試大觀萬物皆暫存者奚哀
遊者奚憾鬱乎藪澤萃乎巒峯違諸不利惟吉之叢藏
君其中福及爾宗我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

題詩

文類卷六十五

追封隴西郡伯李公墓碑

皇帝臨天下第六年遂放封贈之制朝列大夫知無錫
州事李謙品歷從四璽書贈其考彬朝列大夫同知大
名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妣尚氏妻郭氏
劉氏並封隴西郡君戴恩襲慶不□□將刻其事於
石走余門求有以文之其事曰郡伯廣平曲周人農隱
四世令著許州長社戶版當金季兵□挾其武勇將□
功名於弓劍閒走隸大將岳珍戲下岳珍從天興主出
奔郡伯實執干戈在行金滅從岳珍入宋既二年天旗
南指岳珍率德安人十許萬來歸元帥第功以郡伯爲
許城都尉常從取光州戰疾力受上賞河南經略使□
其能使督□盜賊淮壩人懷其風烈久之請老長社至
元二年二月十有五日卒於私居之正寢享年七十越
二旬葬長社□北□原郡君□之沈邱人尚處士女溫

有婦德後六年二月廿有五卒享年六十有四祔於
郡伯之藏子男謙也女嫁口川稅使口蔚謙字口甫再
取婦孫男三人師德師仁劉氏所生師道庶也曾孫男
一人曾孫女四人口甫讀書向成郡將引爲從事史歷
口口襄城口城汝陽掾皆以能制劇稱湖南道宣慰司
辟爲令史使督軍興餉征交趾軍丞相順德王時行中
書省湖廣才口召爲口奏入敕授承事郎長壽令兩歲
淫其田大築隄防改崇陽令建社墾於口口亭上農千
口十有七推其輸與下農鞭上農而口口口塘百九
十有九改公安令三縣儒學醫學大興通祀修舉民服
其教趨約束如子姓口公安吳汝權兄弟廿年不一好
語口口口時時造縣庭化汝權爲義門改同知崑山州
事築田圃六百廿有六所涖有遺惠利賴不小靳害雖
在身不恤也遷今官口口口致仕師德用父任將仕佐

郎杭州路行用庫使嗚呼李氏日益起蓋有以也○銘

曰

嗟二邵伯生屬多艱喪國其艱蹇踣荆蠻天祿在元挾
眾來遷蝨生犀甲手殼黃閒貞幹不孱疑立猶山才也
天難胡斬王官○受歸○○○大年既有令子以受帝
社夫婦錫爵輝華蓋里弗榮於生乃賁於死天道易謀
彰善之侈謙甫是似屈身府史三尹劇縣倅州益理○
我○○○○先食脢二尚仁不示倣色天錫多男家慶
方湛會弁巖二士林具瞻郡伯德潛其昆之漸勒辭孔

嚴讀者○厭

拓本

碑在許州

參政商文定公墓碑

公生於大安己巳至少保沒年二十有四汴京陷北走
依冠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 東平嚴武惠公
統齊魯魏五十四城號行省招徠名士以禮聘公俾教

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命未
下公教忠濟爲喪主哀而中禮弔者敬悅輔之見大臣
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爲經歷官凡五年出倅曹州
未幾歸東平日與魯諸賢爲琴詠會復官經歷贊忠濟
大興學校聘康(暉)說書李昶說春秋李禎說大學學生
百餘人養之優厚督於課試后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
作之 憲宗朝世祖以貴介弟填撫中夏得專征誅聞
公有經濟略左官諸侯遣使徵至鹽州召對稱旨字而
不名閒倍燕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胸山東平當餽米
萬石東平至胸山十石致一石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
期罪死請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
不卿從 詔以京兆分世祖教楊惟中宣撫關中公爲
郎中焚斬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賴
公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

賁印楮幣頒祿稍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秦民乃安
誅一大猾羣吏咸懾明年惟中罷教廉希憲來使登公
副之 丙辰夏我師征南詔京兆布萬疋米三千石帛
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爲軍需軍期迫甚郡人大恐
公曰它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麥鄜州長王姓者雅
爲公所禮平涼人也公召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
家粟積平涼盡以代輸公大說載直與之他輸亦如期
有旨割懷孟益世祖教公往治旣至一多金子酬酒
殺人坐死取豪猾杖於市一郡懍乃濟之以恩懷人至
今縷道其善 己未憲宗親征蜀以圖宋世祖趨荆鄂
軍於小濮召問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
有功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
憲宗崩于軍庚申世祖至自鄂道遣張公文謙過公
公語張公曰殿下班師師屯江北脫有一介馳詐發之

軍中留何符契張公驚及追及言之世祖大寤罵曰無
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
不日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斬之公赴召開平初憲
宗征蜀季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
人咸會開平阿里不哥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
孫大行母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上謙遜未許公與廉
公希憲參大議潛進言曰先發制人后發人制天命不
敢辭人情不敢違事機一失萬巧莫追上領之明日會
者力請遂卽位阿里不哥起兵公奏曰南師可還備
選西師可軍便地從之以廉公及公宣撫陝蜀公等至
關中六盤之兵已應和林公謂廉公曰爲六盤策有三
選鋒乘虛直擣京兆上也恃財聚兵觀釁走利中也重
裝北赴歸重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出公曰出已下
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關隴日開鞏昌汪帥兵號

勁果其弟良臣適至公等承制佩良臣虎符出庫銀萬
五千兩使歸發兵乃完城濬墮借兵於民拜八椿爲將
公戒之曰公師未練之卒出應勅敵揚聲借勢使賊不
敢東而續出方略以摧之慎弗輕與交鋒使之知我虛
實師出入椿違戒而衄敵兵拒而西去公命八椿追至
甘州汪良臣將兵來會咸聽諸侯王合丹號令合丹陳
於北八椿陳於南良臣陳於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
藍荅兒渾都海斬首虜無算關隴平捷聞上報曰卿等
古名將也臨機制變不遺朕憂遂改宣撫司爲行中書
省進廉公爲右丞公爲僉行中書省事明年進公參知
政事 未廬州將劉整囚我降人數百乃來歸附將論
誅之公盡釋之聞邊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
力若蜀帥紐鄰閩帥楊大淵青居山帥欽察也 興元
倅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公於朝上召公便

殿曰使卿關中使卿懷孟兩著治效今訟卿者遷至卿豈有所掣邪亦驕而志墮邪公對曰臣在秦三年豈能事事當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爲鉅寇滿野借兵完城事豈得已且有前旨也功若自歸罪則分人非臣所事欲加之罪臣請就戮上顧侍臣數公大計屈伸手指凡十有七謂公曰卿無罪今委卿四川勉之行大用卿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中書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實學士默王承旨鷄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初中統三年立領部以阿合馬總錢穀至是革去公與大保劉公等奏燕王爲中書令入省聽政罷世官行遷轉法併州縣戶耗者六年同僉樞密院事連年遷僉書遷副使數軍實差萬戶千戶等三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給牛種農器墾田三萬畝收其獲以餉親軍汰不勝軍

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去若干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財力相資合出一軍十年封皇子忙阿刺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爲王相上曰王年少河迤西盡以委卿公進十策于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公請嗣於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未遣也公病於京兆其年王妃殺王相趙昞於六盤辭連公及子璣逮至行在所下公吏久之得免曹有阜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隸書時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爲未孝公具文武材明允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世祖聖神之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子孫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冒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克終令名蓋有以也

清河郡伯張公墓碑銘

亞中大夫兩淮都轉運鹽使張君既護其母太君之柩歸成武遣其子大都護右掾晉告其友御史中丞王公毅曰茲卜吉今年三月將葬先公於法得樹石紀世紀石必篤於文者足傳永遠而元翰林我友也尚圖之中丞偕晉持事狀來以請明善於中丞於運使而不得謝不能謹案其狀曰公諱成世爲濟_寧之虞城人考諱平嘗仕金爲大河埽軍長河決害兩壩民有防塞功民甚頌之金滅北徙豐徙雲內徙隆興徙奉聖徙懷來數年圖歸虞城三遷至成武依母黨遂爲邑人春秋六十有四卒歲甲寅之五月十有七日也妣孟夫人嚴毅有家範教子下必於孝言立於一門而化逮於族媼夫婦南北遷徙備嘗艱苦及軍長卒既殯語子林曰而張氏世□□大義里必葬而父於是林歸求大義里不可復

葬西得地待賓里乃克葬使林居虞城後林卒人曰哀必傷其母孟夫人哭之曰而死天也吾天平奚怨吾哭爾如何奚益遂不哭春秋九十有三卒辛巳臘月廿三日也合葬待賓之墓二子長卽林次卽公公璞茂尚質不出一妄語其應世也不詔貴人不狎邇子口怨唯恭少老一致劬躬敏茲日以饒羨或窘不能償卽舉券於火有濟之貸母錢者或子與母等審不能償卽舉券於火嗜德徇義以訖於終疾病戒諸子曰虞城先塋兄之息寘克守茲成武也業自父母手剗吾食其間以生脫死吾魂魄亦不忍它而葬我於是卒於乙未二月廿有二日春秋六十有七後十有口年爲至大四年用子恩制贈中憲大夫中書兵部侍郎上騎都尉清河郡伯夫人魚臺趙氏婦德婦工口與公宜封清河郡太君甲寅正月四日卒於京師春秋八十有三合葬成武之小房里

時乙卯之三月甲子也葬禮始具公男子四人長曰孜
卽運使次敏政敬運使由江浙行省都事入爲戶部主
事中書省左司都事遷員外郎叅議樞密院事戶部侍
郎出使兩淮聲重廉畏有制劇才奕奕大用而爲太君
哀三年維祭事得白云女子一人適孟氏男孫十人震
泰晉升恆益復煥頤鼎女孫十三人皆適合族乃爲銘
銘曰

維昔之微 我道不口 維今之暉 世德不違

彼務高騫 以延時妍 突而飛天 墜而沈淵

顧安於田 我後爾先 爾我之譙 我亦汝憐

于嗟乎公 孰謂不口 口爵于公 生榮則同

孰克有子 誕受帝祉 旣溥旣將 駿惠益彰

高閣揚揚 邑口口光 言邁房里 里有公墳

瘞德永存 存則道尊 蕭蕭白楊 亦有楸松

翁仲是守 百祀其從 胡口乎詩 慰子孝思

庸詔來者 式是法辭

延祐二年歲次乙卯三月 拓木 石在成武

清河集卷七

漢番君廟碑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爲守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嚄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銷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

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真人曰此真人昔嘗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真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冀其來享誰繫君駒番山之岫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彿君旗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錫我繁祉庾有稻粱倉有絲枲飽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倣

文類二十

華陽道院碑

道家者流有符籙之法謂能呼吸風雷役召神鬼或者疑焉天人一也寒則體慄暑則體煖是形吾者天也周吾形者無非天也故曰天人之際感與應而已惟其人氣之戾始與天乖愚夫愚婦一念之烈猶能有動況高

人德士棲身孤負練行精純志之所在天必不違昔在世祖皇帝時句曲許宗師來朝有禱輒應上異之特詔主其諸宮觀紹傳符籙許宗師將化手印待今王君至而傳之大德七年淮南蝗本道宣慰使禮請君至入都醮而禳焉俄而未羽者殪於雨羽者有鶩蔽空而至啄食之食而復吐吐而復啄如是連日蝗不爲災先是旱禱而雨淮南人大駭說爭持金帛拜而禱之卻之不退送者填道歸曰吾豈必夫景貺哉第竭吾誠以濟吾法至於兩獲捷應全活數郡者實三茅君有相其德且寶運方隆不當有餓民耳所耐金帛苟蒙裝之是幸功也吾以別館三君而祝釐國兼祀二親以報其私庶乎稱也是年遂營於元符萬雷宮之東仰挹飄輪俯瞰金蘭山得所峙水得所經隈靈卽秀巧適地宜儉不至陋奢不踰制凡爲屋五十餘楹象三茅君於主殿依其考妣

於翼室肇基訖工盡六年號華陽道院至大三年夏天
子命元教嗣師吳真人醮祀江南始於句曲君出遊京
口真人曰香幣上所祝而手以授余余將之無敢不恪
暑雨方溼詰朝當抵元符宮雨淖或沾亦惟神羞君曰
敢敬諾翼日雨垂不下既奠香幣大雨行事之日復止
真人還朝爲余縷言王君如右因爲求銘華陽余聞王
君簡而直莊而和靜方而動圓蓋有道君子也故出言
而災弭有禱而神彰功成而不宰德充而愈約由是制
援養素通真明教真人夫句曲之爲名山舊矣高人德
士游息其閒者以其幽深隔世鬱紛絕迹駐靈光而資
悟賞也既紀其事仍繫之辭依倣步虛之聲寫其閒遠
之思君名道孟號牧齋建康句容人嗣四十四代宗師

辭曰

句曲嵯峨窈峒崑崙神仙所宅閼雲扃旒羽蓋搏紫清

倏忽運逝何杳冥通眞眞人鍊元精餐霞服氣方瞳青
棲遲陽谷吹玉笙瑤裝駐鶴昆侖庭燭災弭變翼世平
揚休儲慶奉天明遠心絕物思蓬瀛手持青芝對丹經
瓊都琳館吾此營大招眞侶捫幽靈爰清爰靜無勞形
無搖爾精可長生下觀塵囂百憂嬰醉生夢死悲短齡
重陰無罅窺日星有欲總之視此銘

茅山志

棗城董氏家傳

國朝龍興幕北走金河南中州豪傑起應以兵而金滅
矣若眞定史氏東平嚴氏滿城濟南兩張氏是也後史
太尉有勳王室爲諸氏冠棗城董氏能與之班而又以
孝義稱今遂大顯第其譜牒無徵不知世所自出其可
知者徽生哲哲生昕昕生俊俊是爲龍虎公傳自龍虎
公起世比而第書之云龍虎公諱俊字用童少力田長
涉書史善騎射金貞祐閒邊事棘棗城令樹的募兵兵

射上中者拔爲將領眾莫能弓獨公能挽強一發破的遂將所募迎敵歲乙亥木花里國王爲大帥而公審所歸遂爲大元人已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佩金虎符金將武仙據眞定以撼定武諸城定武諸城皆應仙公率眾夜入眞定走仙定武諸城復去仙來庚辰春金人大發兵以張武仙威治中李全應之中山公軍軍曲陽仙銳氣來戰敗之黃山下仙脫走秋獻捷於大帥由是仙以窮降大帥承制授公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藁城公謁大帥曰武仙黠不可測終不我用當備其衝突然之承制授公左副元帥升藁城縣爲永安州軍號匡國事一委公乙酉仙果害都元帥史侯天倪據眞定以叛我之郡縣大兵皆爲仙守公提孤軍介反側閒戰者不干人拒守永安仙攻之而年無所利秋來揉我禾公呼語之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爲也仙慙去

潛出兵掩擊之仙敗去久之公復夜入眞定仙走死內
史帥之弟天澤是爲史太尉壬辰會王師圍汴明年金
主棄汴奔歸德公及大軍追圍之急城人夜薄我於水
我師殊死戰公死之夏四月十有八日也公蚤喪父事
母以孝聞母喪以能喪聞歲時有事於廟非病不可力
不廢拜跪子雖孩乳亦使之序曰祀以孝先也禮宜是
凡族親故人待之以恩信里夫家僮接之亦有道汴陷
時以侍其軸先生爲賢禮請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
耳詩書非積久不通屢誡諸子吾竇一農遭天下多故
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覬非
望爲吾累也公忠實自許一心王室不爲夷險少移蹄
陳勇氣襲眾立矢石間然若無事中傷亦不動每募馬
援爲人曰馬革裹尸吾固多援故戰必持矛先士或不
可公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願趨安脫危犬馬不如

竟死國事戊子閒朝行在所諸帥獻戶口率增數要利
 吏請如眾公曰民實少而數多需求無應必重斂足承
 是我獨利而民日憊也且欺君不可其以實獻行元帥
 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坐其渠魁餘釋
 不坐深冀聞妖人扇惑圖爲不軌連逮者數萬人有司
 當之族公力請主者但首惡是誅永安節度使劉成叛
 降武仙威州公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卽忠義士
 子其家才者官之眾果去成降沃州民砮天臺爲賊旣
 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是取公曰人降而奪之孥仁者
 不爲眾義不取南征時人多歸公願爲奴旣全其家歸
 悉縱爲民鄰境人有被掠賣亦予直贖還其屬公器度
 弘遠善戰而惜殺人以樂爲之用大小百戰戰輒克爲
 政寬而明見人美其田廬召其丈人權與之語情不敏
 生者怒且罰之民惟恐其離部不得父依之也父老至

今念之流涕嘗蒙全活者無不額手嗚齒云薨時年四十八子九人曰文炳曰文蔚帥諸弟事兄忠獻甚得弟道終武衛親軍千戶曰文用厯事兩朝以誠得於上爲時碩儒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曰文直棗城令曰文毅同知潭州路總管府事曰文振早世曰文進順德路總管府判官曰文忠事世祖皇帝二十年未嘗有過舉嘉謨論有人所不能悉知而信於人主者天下士大夫微至閭巷細人無不知名聞其名無不愛重之累官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卿大德五年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曰文義蚤世忠獻公諱文炳字彥明龍虎公長子也龍虎公薨時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公學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歲乙未以父任爲棗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

公吏亦不之憚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
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
蝗游饑而府徵日暴民殆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
縣縣得以少寬民前令乏軍興貸於人而貸家息入歲
倍率取償民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會箕斂不已足責
吾爲令義不忍吾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所計直予貸
家遂業貧民縣之閒田教之藝而豪不敢奪流離漸還
數年閒民食以饒初料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務眾
其力而寡其戶眾危不可公曰爲民獲罪亦所甘心民
亦不樂公曰後當德我由是彙城富完至今外縣民或
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聚
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明能若神也府
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讒之府府欲中公公曰吾終不能
剋民規利卽棄官去世祖皇帝在藩邸癸丑秋奉憲宗

皇帝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世祖南詔後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頗領躡躅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公至軍言狀公弟文忠先事世祖軍世祖亟命文忠解尚殿五馬載糗糒來逐既至世祖壯其忠閔其勞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已未秋上命世祖伐宋至淮西有臺山砦者宋光山縣寄治其上命公取之公馳往砦下示以禍福不應公脫胄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若人也不亟下今屠砦守者遂降九月師次羊羅泐宋之要害也築堡於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公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幢衝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交公麾眾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用颿船報捷世

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上崩
閏十一月班師庚申世祖卽皇帝位於上都是爲中統
元年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
東以法危疑者尚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
者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就道會立侍衛親軍
上曰親軍非董文炳難任卽追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佩金虎符三年山東守將李瑄反據濟南瑄劇賊善用
兵會諸軍圍之瑄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衄公曰窮寇可
以計禽乃抵城下呼瑄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瑄耳餘來
卽吾人毋味取誅死也田縋城降田瑄愛將旣降眾亂
遂禽瑄瑄勝兵有浙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
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
帥曰賊由瑄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草土耳良乖陛下
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

之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璫伏誅
山東賊未靖山東搯以公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軍
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閏九月公次益都留
兵於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璫故將吏
立之庭曰璫狂賊誑誤若曹璫誅死若曹爲王民陛下
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略使得便宜除擬
將吏汝曹勉取金銀牌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
所部大悅山東安至元三年上懲李璫潛弭方鎮之橫
以公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
統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肄水戰預講取宋方略先阨
塞要害盡諸禦備列柵築堡深爲吾利上召公密謀欲
大發河南民丁公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河
北畊以供需河南戰以啟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
南削籍爲民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爲

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卽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
二人聽其願役稍食其力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
秩爲差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
壤鎮兵仰給內郡饑餽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
所移文眾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
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
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上大悟仍舊和糴內
郡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
夾淮相望以綴襄陽以搆宋腹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
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
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
脅公拔矢授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
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浸淫入
郭麾下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陳公病創子士選請代

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瘡手劍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
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王師
大舉入宋右丞相伯顏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
戰於羊羅湫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於
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省兵
既勞於羊羅湫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
師陳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
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慮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
降知州事王喜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
駐劄建康行樞密院駐劄鎮江時揚州真州堅守不下
常州蘇州既降復叛久之張世傑孫虎臣誓真揚兵致
死於我真揚兵先期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
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左載士選別船而
弟子士表請從公願曰吾弟僅汝一息脫吾與士選不

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陳諸將繼之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口凌仗江水爲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修乞降奪於勢不能來賊復爲宋公予之檄世修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白靡張瑄者有眾數千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瑄後至大官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瑄救不下招之一再反將佐

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及臨安降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況屠縣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丞相於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昞廣王昺南走而宋主羃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還覲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也時翰林直學士李燾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館且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餘冊歸之於國史院典籍氏宋宗室福王與芮赴逮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卻不取及官錄與芮家具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

平懷來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諸將留事謹奉詔矣
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
左丞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吉王昞據台州閩中尙爲宋
守敕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庾者吾
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斯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
忍以兵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
人首效順我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
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口數萬薄温州温州未下令曰
毋取子女毋掠民有眾曰諾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
滅火追禽守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踰嶺閩人扶老
驢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來几得州若干戶口
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
十四年北圜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
臨安比至上日問來期及至卽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

方已平臣無所效請事北園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
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
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小大咨卿
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公踧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
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
細人皆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遠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
道卽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
降壽庚素主市船謂宜重其事權俾爲我捍海寇誘諸
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鑑裁上大嘉之
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卽聽陛辭裕宗在儲宮公求見敕
曰董文炳任重見畢遣行旣見慰諭懇至且曰上嘗多
卿公留士選宿衛卽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五
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怙寵
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姦狀爲之少斂執筆起請曰

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宮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汝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姦不徇則致讒讓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夏公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此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八月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坐公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當坐是每尙食上食輒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日夜疾革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報

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痛悼之良久命文忠護
喪葬棗城令所過有司以禮弔祭制贈金紫光祿大夫
平遼政事諡曰忠獻敕翰林待制李謙誌其墓翰林學
士承旨王磐撰神道碑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
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
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己見不公是公曰第
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卒公是蓋上嘗誠
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事聽之文炳
不我負也公薨後十餘年姦臣桑葛事敗有詔董文炳
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素愛士選有父風卽拜江淮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召入卧內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
選拜謝曰臣愚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
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而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
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

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爲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幾也
公平居不妄笑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
大臣風故上每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屬大事者必首公
而追惜其壽止於六十二也事人主三十年任大事豫
大議其廟謨廷論逸不盡傳史臣無從考索最著於閭
里者孝友天至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
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
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
敢對裘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卽盡賜諸弟閨門之間
肅然而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惻款受之以改及喪公毀
瘠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
者比爲萬石君奮家云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
接以禮若金翰林直學士潯南王若虛先生眞定提學
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沒則卹其孤而侍其提學家

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不暫廢公退
日一再至塾程其學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
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
世其家子士元剛不下人以氣由內供奉爲武節將軍
侍衛親軍千戶佩金牌及宋將姜才戰於揚州身被十
七創而卒士選今爲資政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
士秀資豪爽才藝過人事裕宗東宮寵信無比裕宗崩
終明威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

贊曰或曰爲將三世必敗其後受其不祥董氏貴顯四
世子孫數十百人或曰活千人者必有後龍虎公忠獻
公爲大將不妄殺濱死而生之者無慮數十萬人其諸
以是爲德與嗚呼董氏其未艾哉雖然繼美大家斯澤
仆世孰非人子者

文獻七十

節婦馬氏傳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塘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葛奏立尙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等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蓋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餘嗚呼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強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犢死等爾不義而生無蓋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焜耀也馬氏亦足稱哉

文類七十

張滄傳

張滄樂師也清州人父德祿始入樂籍滄早孤學軋箏

卽知求巧既長名貫京師凡爲調曲盡聲韻妙入神
成一家藝鉅公宴集嘗夏新聲四坐爲傾然非其意不
可召也名在上所爲管句爲安和署丞矣仁宗皇帝曲
宴嘗必在一宴一蒙資置玉宸樂院特授奉訓大夫玉
宸判官降玉宸院爲儀鳳司進嘗階中順遷儀鳳少卿
詔造軋爭岳柱龍齧及緣盡玉桐梓金錯之曲奏遂以
賜嘗加嘉議爲卿甚悅嘗每有遇賜辭厚取薄氣不盈
而色懼君子蓋有取於嘗云

贊曰帝在位十年天下治安宰相無事以戚之從容肆
體而豫焉嘗也質直厚和無他緣飾進其絕藝賜之一
顧知音者謂唐軋軋爭以來未必有嘗之手自足名世
矣嗚呼先朝凡一賢人必蒙超擢不止嘗也嘗乎其亦
殊遇哉

文類七十

至大四年辛亥還朝燕居環樞堂作內觀像贊

儼然服儒遊矣宗聃陽輝喬林霜潔重潭溥兮春溫愀
兮秋嚴夷爾巖厓中自隅廉斯則畫史筆所形似淵然
其存我善摹擬寓跡高之道裕孝忠惟直惟誠克溥而
公于世用器也何宏將齊天放材也何英緬懷古人
若李長源吁嗟若臣終慙綺園

鐵精珊瑚卷四

檜像贊

乙丑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刻之爲宣
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
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爲二難宜爲儒家世寶乃百拜
而爲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
植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倚以爲甘棠之
堅邪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闕里文獻考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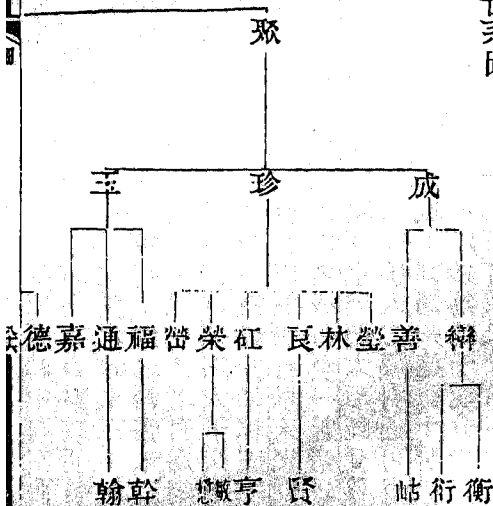
宛陵集跋

侮宛陵負一代詩名歐陽公吃吃推重想當日課一首
用心亦苦矣妙墨二紙髣髴得其勁氣愈信歐陽公爲
知人

明本附錄

清河集卷七

清河元氏世系圖 据元氏新阡表



興

泉

海

賈

瓊

磊

進

瑛

信

𠄎

松 榮 山 顯 樸

珪

堯

發

義

恭

弼

晦 蒙

揚 振 播

秀

峻 嶠

起

清河文集跋

右清河集七卷元元明善撰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官至翰林學士事蹟具元史本傳復初早以文章自豪晚益精詣吳伯清稱其文脫去時畦徑而進古作者之道庶伯生謂其發揚蹈厲藐視秦漢馬伯庸亦謂公文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鑌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其爲名流所推重如此文集五十卷明文淵閣絳雲樓兩書目尚有其書南雷文定例言云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庵元復初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旨是南雷尚見全集不知佚於何時馬伯庸撰神道碑云其文賦五篇詩一百六十三篇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志一百三十分五十五卷今掇拾叢殘存詩十四篇詔制六篇碑志銘表十六篇序三篇記六

篇傳三篇雜著五篇分七卷詩存十分之一文存十分之二並錄吳文正公序元史列傳張雲莊馬伯庸兩神道碑以益之明宋廷佐輯還山遺稿收入四庫今雖吉光片羽而先生華實並茂之風尚可見其大概山左金石志有堂邑縣尹張君去思碑焦氏先塋碑二通未得拓本以竢異日光緒乙未三月江陰繆荃孫跋時寓江夏高觀山麓之蝓巢

附錄

元史列傳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升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旣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於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

郡遂安升掾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朱暄爲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假爲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爲辨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卽位改翰林待制與脩成宗順宗實錄升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陛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興聖太后旣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脩武宗實錄又升翰林侍講

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
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
名臣改禮部尙書正孔子宗法以宣聖五十四世孫思
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
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
爲侍讀議廣廟制升翰林學士脩仁宗實錄英宗親禩
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
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於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
河南行省左丞進封清河郡公諡曰文敏明善早以文
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
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
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
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
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

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

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某官諡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張養浩

嗚呼肇余友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相與同官者八臺則余掾於內君掾於江之南每計事至京師必劇談極權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則同掾丞相府仁宗在潛邸同爲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直學士后轉侍講余又以直學代君在禮闈尙書則君侍郎則余未幾又同賓幕及同知延祐六年貢舉嗚呼世之同官者固有多或一二又多或四三如吾二人聯武臺閣且三十年抑亦古所無而今鮮有也其如是者爲偶然非耶茲亦交游中一大異也其尤可異者又有二焉至治元年六

川余辭參議還濟南明年二月七日君暴疾卒京師其去朝廷爲又同也君二子余亦二子余長子前卒君長子後一年卒其爲失望又同也向所同者謂之偶然或可今所同者是豈可以偶然論哉嗚呼曩君不恙時嘗同過前修撰貢奎仲章家飲酒半君慨然謂余昔司馬公與范景仁善二人約后死者當銘先死者之窆余與希孟官同如是氣同如是而出處之同又如是其有先死者卽當如二公約仲章其記余此言余聞之默自度蒲柳之質君他日必先銘我嗚呼詎意余今乃先銘君耶誠使君先銘我雖曰不幸託君文以傳不朽適以爲大幸今也余乃銘君是君不幸中重不幸也雖然初公之卒余方侍先君家庭雖嘗爲位而哭臨弔賻送皆未之及今若不爲銘則冥冥之中爲負滋甚然計君之沒今已三閱寒暑而余始爲操筆者非敢緩且食言向也

每一抒思輒悲哽不自禁茲以歲月稍遠又不忍負所約遂抑哀爲撰次之按元氏君嘗自言魏拓拔胄裔其上世弗克遠系高曾而下舉晦德無顯者迨其考某始爲江南某路經歷於是遂學江南歷數師若元廷芳王景初吳幼清輩皆嘗受業焉君爲人英爽視功名無所難自幼已穎異有俊聲讀書爲文恒務出人上尤用意春秋學且其性不藏能隱知人有問卽張髯岸幘疊疊竭底蘊以應初慎齋董公某僉行樞密院聞其賢過與語合慎齋略齒爵友之甚至後掾行臺行院及入爲樞密院照磨皆董所推轂其爲直學士出賑山東諸縣饑餘楮鏹四萬緡同使欲持歸公見驛民匱甚將給之使謂此爲流民非爲驛也君曰驛與民有分乎且大夫出疆許專春秋之義也余雖無似幸忝大夫之列卒賑而歸及復之執政皆多其明決至大四年仁宗皇帝正位

宸極數被召見凡諸寺觀碑及近侍先世功行銘者甚夥會牧庵姚先生燧以承旨居翰林修成武二宗實錄命君總之君悉心毗贊迄成兩朝盛典君所述者姚公略爲竄易他人則所留無幾居常謂文有題者吾能爲之無題者復初亦能爲其見推激如此夫古文自唐韓柳後繼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柳猶有間金源氏以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多專心古文而牧庵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柳抗衡矣其踵牧庵而奮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既高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不經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樂縣而金石具山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所作齟齬不以許用是謗議蠶午蓋由才高不肯自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爲文必以示余或有所

見未嘗敢不爲之盡君於余亦然余嘗許其詞工而君亦謂余氣盛嗚呼君今已矣其復相羽翼相藥石相策以域於善者在今爲誰歟昔子產聞罕虎卒哭曰無與爲善矣余之悲復初者願豈異此也卒之明年朝廷以君久勞侍從卽贈具官諡文敏祖諱某贈某官祖妣某氏贈某夫人考贈某官母某氏贈某夫人君娶李氏累封清河郡夫人二子長晦由典瑞院判出尹某州所謂后一年亦卒者次尙幼一女早嬰孿疾贅某人君由省參議出參湖廣行省政召爲集賢侍講學士最其揚歷惟居翰苑爲最久然以散局常缺焉不足則其平昔銳於兼善可知享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其鄉清河某村某原之先塋銘曰

位不必要視其所施壽不必遐視其所遺今君能以所長自襮於世如此又奚憾爲又奚憾爲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戌二月七日薨於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曷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尙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纒然抱其孫儼船歸清河織維以居賓客僚隸皆四散無一顧之者獨其友_也教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闕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爲文我求善楷書者礱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則褫魄若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吾徒何能侈言以飾愧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卽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奮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轉江淮

間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
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實僉
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
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
賊三百人議緩誅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
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已
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
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
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
之公夜置火籍橐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
之亦辟爲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
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
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
朝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

授以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卽皇帝位遷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明年與修順廟實錄加奉議大夫是年升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旣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定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王子修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扞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尙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

中書省事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通奉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徵入爲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爲文以紀之賜酒嘉賞英宗親裸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署御名上命代署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旣薨之三月歸葬於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秦定間得請於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祕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諡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句蘆瀝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尙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諡孝靖妣弭氏追封

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拔魏之苗南北轉徙不知所系
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
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
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
澤參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
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鑽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時爲一
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
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於天其善後也無疑祖
常襄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銘曰

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躡震響瞶力不克
蜚聲天衢名疑疑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施用弗極
神柅其馳學乃碩天藻揆繆琢圭璧五十四年返宅
文類六十七